



雪泥鸿爪

郭宏安 著

BABIETA
WENCONG

巴别塔文丛

主编

许钧

唐瑾

湖北教育出版社

追寻译家足迹
展示译家视野
抒发译家情怀

郭宏安
著

主编 许钧 唐瑾

巴别塔文丛

BABIETA WENCONG

雪泥鸿爪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泥鸿爪 / 郭宏安著.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巴别塔文丛 / 许钧, 唐瑾主编)

ISBN 7-5351-3220-0

I. 雪… II. 郭…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637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518019·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 3013 号)
开 本:850mmX1168mm 1/32 6 插页 11.75 印张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18 千字 印数:1-5 000

ISBN 7-5351-3220-0 / I·100

定价: 24.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作者照片

【作者简介】

郭宏安（1943— ），山东莱芜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硕士。历任第二炮兵司令部参谋，新华社对外部翻译，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论〈恶之花〉》、《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研究》(合作)，散文集《雪落在莱蒙湖上》、《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论文集《重建阅读空间》、《同剖诗心》，译著《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加缪中短篇小说集》、《红与黑》、《夜森林》(合译)、《大西洋岛》、《波德莱尔诗一百首》、《批评意识》、《墓中回忆录》，编有《瑞士法语短篇小说选》、《埃菲尔铁塔》(法国散文选)、《李健吾批评文集》等。

目 录

翻译:崇高的事业 1
——代前言

第十个缪斯 5

文学批评断想 7

批评:形成条例的印象 36

重建阅读空间 48

说“批评之美” 63

随笔与随笔习气 67

拉辛与法国当代文学批评 70

批评是一种对话 97

——读托多罗夫的《批评之批评》 103

“日内瓦学派”简介 108

说“认同” 119

李健吾与文学批评 123

目 录

127 论译点滴

- 129 《恶之花》译跋
136 我译《红与黑》
152 略说译者的心态
159 自设藩篱,循迹而行
162 谈谈“四字成语”
166 我看文学翻译评论

171 碎 语

- 173 《埃菲尔铁塔》导言
188 《法国当代桂冠小说》丛书总序
202 《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自序
215 蒙田
215 夏多布里昂
228 波德莱尔
244 加缪
259 斯丹达尔的《红与黑》
267 杜伽尔的《古老的法兰西》
269 加缪的《局外人》
277 哈罗古尔的幸福

《法兰西之窗》序言	279
作家与写家	281
还是“穷而后工”	287
瞎子可以摸象	290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296
说“开卷有益”	299
不必谋面	302
说“墙”	305
《恶之花》赏析	316
另一副笔墨	351
村童八趣	353
后 记	363

翻译：崇高的事业

一代前言

在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上，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符号学家恩贝托·埃柯作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为欧洲大陆明确提出了在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在他看来，“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见《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页。）然而，“在承认差别的情况下，人类如何沟通呢？”（同上，见《卷首语》。）对于这一个有关跨文化交流的根本问题，也许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翻译家的回答恐怕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因为自从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类有了相互交流的需要，为克服语言的障碍而寻求人类心灵沟通的努力就已经凭借翻译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人类凭借翻译而致力于沟通的努力是伟大而崇高的。打开《圣经》，在《创世记》中可以读到有关巴别通天塔的记载：人类向往“大同”，他们要筑一座通天高塔，扬名天下。这触怒了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流离四方，言语不通。然而，人类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惩罚，他们以英雄般的事业——翻译，向上帝发出了挑战；凭借

翻译,他们使上帝变乱的语言得以变成一笔笔带有民族特质的财富,在保存各族文化特质的同时,打破语言的桎梏,沟通着人类的精神。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曾经以《巴别塔》为题,对“翻译”这份伟业进行过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令人近乎绝望的解构,在他看来,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不解的悖论:“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就我们的理解,这一悖论既昭示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意味着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们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恰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有关翻译可能性的形而上的种种论点,非但动摇不了翻译在实践上的必要性,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思考翻译活动的新视角;面对不同的语言,翻译家们是如何克服语言的隔阂,使看似不可能的翻译活动一步步在实践上成为可能,并有效地推动着人类不可缺少的跨文化交流?在外国文化、文学作品的译介、引进与接受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视界、选择与思考对翻译活动到底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有过怎样的思考?这一个个问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若能对国内富有经验、译绩卓著的翻译家对翻译、文学、文化的

思考文字进行某种总结，编成一套文丛，那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家的高尚情怀和神圣追求；有助于我们追踪他们在种种“异”的考验中，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他们展示的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翻译的真谛所在。于是，便有了这套精心组编的十二集文丛。

这套十二集的文丛，事实上是十二位翻译家所走翻译道路的一个缩影。十二位翻译家，有内地的，有香港的，语言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种，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异”与“同”之间跋涉。在但丁的故土，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在歌德纪念馆的门前，在夏多布里昂的墓旁，在福克纳走过的小径上，在博尔赫斯工作过的图书馆里，在紫式部的宅邸……留下了他们不懈地求真求美的足迹。他们谈翻译、谈人生的文字，他们对文学、对文化的思考，他们对生命、对精神的理解，为我们打开了思想的疆界，带来了永远的希望和梦想。当我们要为这套文丛起名时，“巴别塔”三个字不约而同地映现在我们的脑海：“巴别塔”，通天之塔，它既是人类向往“大同”的历史记录，又象征着人类追求心灵沟通的美好愿望，更是翻译家们默默耕耘、不懈求索的见证。让我们记住巴别塔，记住建设巴别塔的众译家！

许 钧 唐 瑾

2001年10月28日



第十个缪斯

B.A.B.T.E.T.A *W&N.C.O.N.G*

BABIETAWENCONG



文学批评断想

记得 1988 年作家出版社出过一本《龙应台评小说》，那一针见血、干净利落、对事不对人的文笔，确实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可惜，这本书生不逢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如今再把它翻出来读一读，居然发现海峡两岸的批评竟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温柔敦厚”，同样的“惟我独尊”，同样的“深不可测”，同样的“人身攻击”！作者提倡一种“专业的、客观的、坦诚的、举足轻重的”批评，是痛感“台湾没有文学批评”。当我们对龙应台的批评有所感触的时候，我们是否对大陆的批评也有她那样的“痛感”呢？我们对文学批评的不满已有多年了，而当下更有讨伐的意味。炒作、策划、疲软、萎缩、逃亡、缺席、隔靴搔痒、言不由衷、不知所云、自相矛盾和无原则的吹嘘，这就是多年以来我们对大陆上的文学批评的概括。这也许是夸大了，可是龙应台所谓“台湾没有文学批评”不也是夸大之辞吗？为什么她的文学批评能够在台湾刮起一阵“龙旋风”呢？对于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来说，龙应台的批评似乎是过于肤浅了，然而对于大量的普通读者呢？我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我不知道专业文学批评家写的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批评是什么样的。无论人们对龙应台的批评持有怎样的看法，都不能不思索她以及她的批评提出的问题。



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75年前，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关于文学批评作过六次讲演，八年之后，他将其结集出版，题为《批评生理学》（中文译本名《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其中把文学批评分为三种：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1983年2月的《文学杂志》刊登了瑞士文学批评家斯塔罗宾斯基的答记者问，认为“蒂博代关于批评形态的界定还没有过时”。斯塔罗宾斯基是日内瓦学派的集大成者，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他说一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的著作还没有过时，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大师”，指的是那些已获得公认的大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等）。“大作家在批评上也有话要说。他们甚至说了许多，有时精彩，有时深刻。他们在美学和文学的重大问题上有力地表明了他们的看法。”这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这种批评在批评史上自有它的地位，但是，它若认为不创作的人就没有资格批评，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由于大师的批评是一种无拘无束、具有某种独立性的批评，与本文所论关系不大，故可以按下不表。

蒂博代所说的“职业的批评”是一种教授的批评，在法国被称为“大学的批评”。这是一片教堂耸立、宫殿巍峨，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围墙围拢来的土地，树立着一座座由卷帙浩繁的文学史、砖头一样的专论和精细得近乎烦琐的考证组成的纪念碑，

上面刻着数十位大作家和数百部名著的名字。人们可以带着崇敬的心情前来瞻仰，却很少能带着愉快的笑容与之亲近。它们太高了，累得普通人脖子疼。所以，蒂博代先生不无风趣地说：“平时住在教堂里和宫殿里不大方便。”由于职业的批评是一种旁征博引、论证严密、主要以死人为对象、写给圈子里的人看的批评，与本文所论关系也不大，故也可以按下不表。

自发的批评不同，它是一种读者的批评。当然，所谓读者并非任何一位读书的人，而是一些有文化修养乐于读书而又“述而不作”的人。他们大约相当于英国18世纪著名学者塞约翰逊所说的“普通读者”吧，他认为，“普通读者”最少成见，最能公正评价作品。他们有趣味，有眼光，有鉴赏力，读书只为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快乐，并没有功利的目的；若是他们也品评他人的作品的话，不过是为了把自己的感受说与同好，一起享受阅读的快乐。他们针对的主要是时人和时人的作品，他们需要的不是学者日积月累的卡片、严谨绵密的分析和精细烦琐的注解，而是机智、敏感、生动迅速、还带着热气的反应。因此，批评者无须深奥难解的术语壮胆，无须高深玄奥的理论撑腰，简明易懂是其基本的要求，如能生动细腻，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倘若再加上幽默，则无疑于锦上添花。这种批评不需要引经据典，也不需要面面俱到，更不需要板起面孔揭出几条不饶人的规律。因此，蒂博代认为：“自发的批评的功能是在书的周围保持着经由谈话而形成、积淀、消失、延续的那种现代的潮流、清新、气息和氛围。”在19世纪以前的法国，沙龙及其女主人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一个作家或作品的荣辱兴衰,出入其中的绅士们代表了读者的口味,他们的口头批评化为文字而为世人所知,而所谓“世人”,只不过是比他们人数略多一点的绅士而已。但是19世纪以后,沙龙式微,报刊兴起,报刊的文学记者取代了沙龙的常客,这意味着笔取代了嘴,而笔的传播范围差不多达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范围不同,载体不同,其精神实质却是一样的:同样是对时人及时人的作品的鲜活、敏锐、直接、具体的反应。不求全面深刻,只求切中肯綮,或称片面的深刻。所以,现代的自发的批评不再是口头的了,而是一种文字的、实用的批评,但是它保留了口头批评的特点,例如生动活泼浅显明快之类,又加上了文字的严谨和整饬。自发的批评又称实用的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

我以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问题是混淆了三种批评的功能,而尤其是混淆了自发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的功能,其他如“言不由衷”、“胡吹乱捧”、“人身攻击”、“缺席”、“逃亡”之类,多与批评者的人品和作风有关,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内。

自发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评论和研究的区别,是文学的今与古的区别,对于今,我们要做的是评论,评论今日之作品的优劣雅俗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感应;对于古,我们要做的是研究,研究经典之作品的源流、影响、意蕴及其在今天的意义。什么是文学的古与今?按照蒂博代先生的说法是:“文学的过去是流传下来的若干本书。而文学的现在是许多本书,是书之河,流动不止。要有过去,必须